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覧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四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四

寓言

以德爲車賦 以至德之人有同車載爲韻 唐 白行簡

藴德兮唯車可同載諸身兮運轉無窮苟規模之不紊在夷險以皆通遊必有方靡假顏生之御成之在我寧煩奚仲之功原夫雕斲何勞周旋不礙得亨衢古道以方駕將璞玉渾金而共載廓情田而作路終自東

自西調意馬以服箱任或進或退且見其制非假手用不由人馳懿範而深疑軋軋聽嘉聲而乍認轔轔如榮畫錦之衣便同華轂儻被懸鶉之服豈異椎輪是何輗軏無施脂膏莫有學海深而濡軌堪慮詞林秀而養材自久誨人不倦初訝其役車不休見賢思齊豈憚乎挾輈而走莫不乍行乍止載疾載徐究其理而大矣較其功而忽諸程君之夢捧陽精還同照乘黄霸之患如時雨宛是隨車乃知德以飾身爲規車將載物是致苟執

德之不惑故憑車而取類善行而所去無跡導道而雖遠必至功能救旱喻流水以寧慸美播惟馨娩七香而何異大矣哉妙才難問良工在茲曝腹而那殊炙輠書紳而乍認執綏此車也償雖擅於五雲應難比矣數徒多於百兩未足方之士有軌轍無踰威儀靡忒逢時斯牽駕之用抱素之丹青之飾儻題品之末遺願爲車而比德

以德爲車賦 以國家道通遠邇爲韻

唐 闕 名

皇帝守位以仁爲車以德將喻夫博載庶物取象夫經
行萬國垂衣而退與人謀結旌而克陳帝力因樂推以
發軔任不言而憑軾始效駕於情田之内不驅不馳終
挂轄於王道之中自南自北夫改奢即儉尚質去華量
包覆載迹達幽遐行乎道而四方是則同乎軌而六合
爲家是知乘玉輅者又何足比駕金根者失其所誇爾
其伐輻於自然之材斲輪用無爲之道鑒馭朽以作訓
念輶毛而是保前覆後誡諒成敗之足徵殊途同歸信

始終之可考伊至化之所備如風令之偃草道德仁義配昭弓以致賢孝敬溫恭代輭輪而養老萬邦攸同九有克通樸斲在心詎比質於流水周行任道豈觀象於轉蓬以得賢爲輪轅之助以守信爲輗軏之功動天而善行無跡持重而利用不窮且工爲車兮脆而易破德爲車兮勞而晚成哂推輪於太行憫困驥於吳坂域中咸賴功超乎大輅小戎天下皆肥力竭乎引重致遠澤可鑒而挹損美不稱而崇侈爾則速禍以宣驕我則去

彼而取此靡自家而刑國俾視遠而若邇豈徒與奚仲造父之徒論功而效伎

炙輠賦 以才美潤身喻益爲韻

唐 喬琳

惟輠以積膏而潤惟人以積學而才潤則浸之所致學則修之乃來亦猶山輝蓋玉之處石川媚乃珠之在胎則炙輠之義斯焉在哉原乎其始方我髦士言物也火及則潤滋言士也用之則邦理喻研朱則其色不奪方扣鐘而其音不已故可以與理窟而爭深配智囊而共

美炙之不竭夫豈同於瓶罄用之不窮固有殊於罍恥且國以賢興車以輠進車非輠而安往國非賢而莫鎮脂膏內實宜誠盈於撲滿滋液旁露信同功於河潤豈比薰以香而自燒玉遇火而不燼向非外取其物內滋其身則一炙可以就燥再乃于馬中貨亦何潤色無斁輝光日新比至道動而愈出方君子磨而不磷原夫伊輠也照身以取路伊賢也開物而成務亦何近取諸身願借秦而爲喻喻如何其惟良在茲希德澤而惠物在

脂膏以無私若然者豈止滯輶軒以聽察因鉤軸以爲期増雨露之濡洽霑草芥而滋熙者哉

積薪賦以後來者居上爲韻

唐　張叔實

積薪如之何伐自中野藏用如之何俟夫爨者當就燥而未及固不材而見舍我取彼竭在浸浸以增高顚之倒之信多多而益寡來因高岡之上徒殊曲突之下知附熱之足貪兼微光而是假原乎瞻彼林薄爰發條枚綢繆既束負荷皆來始交積以發地俄重疊而如堆顧

遇何期亦有含音之器操持儻用豈無求濕之材匪伐柯於林下疑設燎於庭隈入用雖慙於散木待燃未怯於死灰幸藁灼之可近唯掄擇之所裁必能揚大君之光資烹飪以調味豈徒發大守之化祈澍雨以攘災覲其疊迹連墻攢形内向功成執熱化歸炎上催發生於庖人廢全模於梓匠曽不知縱横長短之術成結搆高卑之狀犬牙交列未失本枝之形蠅翼巧成猶蓄運斤之望豈徒分彊幹弱枝之義留錯節盤根之餘異掄材

而晉用似橧巢而夏居幸爝火未息與獸炭焚如無之實難鑽燧者於茲待之雖欲勿用和羹者焉能捨諸古人徵用賢之乖喻積薪爲偶奚自我而爭先反忽焉而在後念採掇之所在顧高下而何有儻豎貞之可求庶有心而不朽

積薪賦以帝取汲黯爲韻

唐 闕名

僕少好讀書長而無替謝絕門客幽關長閉志尋經史見汲黯積薪之言即知君臣有道之契乃廢卷憤色竦

袂臨砌豈吾道業謝於古人君德懋於往帝竟空鹽梅之用長虛舟楫之濟於是辭雲林裂荷薜赴以時貢擬先秋計何歲華之不與幾山川之迢遞積薪暗入於心期後來空望其他惠積薪何薪惟楚與桂其採之也翹車載馳畢搜其林鑿其得之也良材盡取靡遺其巨細風塵爾勞阡陌相繼辭雲壤而百處指王城而四詣得大有之妙象同革亨之深智無忌其功有司是主雖不近於丹陛幸得貯其華宇然蓄薪而雖多非有命而不

取每至膳夫興造金鼎初汲論食玉而來窺將然桂而先把勿貴先至在其下兮必棄置於後時勿輕後來居其上兮必取用而先及此自然之理胡物情之可習已矣哉蒼苔蕪兮白露湛愁來曉夜紅顏減君若助化於聖明伏望留情於汲黯

積薪賦有序

唐　李德裕

此郡巖壑重複林麓蘩盛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余求售余因積薪於庭竊有所歎乃爲積薪

賦賦曰

遯巖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絶學以自矍誠未暇於披榛悲顏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時束緼以請火訪蓬茨之善隣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余訊之曰採樵賤業常棲隱淪詩旣嘉於刈楚傳亦歎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且貧又豈叔敖之子似好廉而苦辛何乃負擔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余而歎曰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真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

詢既而交加累積高下齊均矗若井幹疊似龍鱗避氿泉而無浸生曲突而不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昧道常喻此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而先焚使薪為能言之物豈欲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紉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勞匠者之斤冒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積薪賦

宋 田錫

翹翹錯薪委積交陳後來者漸次居上先用者逐熱相

親仰之彌高或連枝而帶葉怨不在大喻棄故而從新
其大也降鸞輅於東封祝圓丘於南至執玉帛者萬國
稱豆籩於羣吏禮容具舉樂章大備書稱柴望達上帝
於外禋詩曰薪蒸本周人之貴氣虞衡往來析薪成帷
載來北闕之下采自南山之隈輦運錯雜積疊崔嵬但
取禋宗之用不論瑰異之材譬如爲山豈勉力於勤學
寧媚於竈不旋踵於貽災薪既不能自言人或代之析
理緊吾儕小人與彼其之子憂負荷以弗勝爲衆多之

仰止匪斧不克因伐木以致身受人之知合不才而省
已始采采於山水之涯丁丁合風雅之詩積之累之如
京如坻遠望比層巢之峻仰瞻倂累卯之危居中者謂
不我遐棄在下者謂人不我知美古人善喻下僚其洛
本入用之遲速胡觖望於高卑

大巧若拙賦 以隨物成器巧在乎中爲韻

唐 白居易

巧之小者有爲可得而窺巧之大者無朕不可得而知
蓋取之於巽受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

若拙其義在斯若乃掄材於山審器於物將務乎心匠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翦拂故爲棟者任其自天而端爲輪者取其因地而屈其公也於物無情其正也於法有程既遊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無所棄用舍在於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形制器信無爲而爲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易於事豈朝疲而夕倦庶日省而月試知大巧之有成見庶物之無棄然則比其義取其類亦猶善爲政者物得其

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度有則繩墨無撓工非剞劂自得不矜之能器靡雕鏤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拙以其因物不改我謂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匠之術攸同合乎道焉老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異杞梓材殊罔枉枘以鑿罔破圓爲觚必將考廣狹以分寸定剡方以規模則物不能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可謂藝之要道之樞是謂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明若蒙大盈若沖是

以大巧棄其末功則知巧在乎不違天眞非役神於木人之内巧在乎無枉物性非勞形於棘猴之中若然者豈徒與般爾之輩騁伎而校功哉

工先利器賦 以器苟未精將何爲巧爲韻

唐 魏式

工有習藝求名志在不朽乃言曰藝未達不可求以諸己器未精徒勞措以其手安得輕進自貽伊醜於是磨礪爲先動用爲後誠旨趣之可尚實果決之不苟所謂作事謀始本立道生繩墨盡索斤斧畢呈慮姸媸之捎

違而或愆規矩審鋒鋩以求銳必取專精懃懃不怠矻矻有營欲盡心於鎪鏤用度木於林衡亦如舟楫良然可思其濟涉耒耜利始得議其耦耕於其發硎可視以精為貴不然何以能久用之不既驗樸斲之有辭懼剞劂之猶未究是度無或不良揣入材之質淬百鍊之鋼然後切磨效奇成至實之美剞劂中度用巨材之長呈機巧以盡善豈濫竊之是將且斟酌不撓矜名嘗巧雕鐫非他施功幾何既適心而便手因投刃以攢柯向

使困循爲心則器必殘缺若茍且從事則人亦詆訶安得不分班倕之玄妙就玉石之琢磨覩夫欲展而能先礪其器以工立喻則人不二可爲庶事之規寧比匹夫之志故曰用藝者儆戒不遠立身者得失由斯若幸而濫進則人必爾窺是以君子不容易於所爲

運斤賦以上下相應其志同爲韻

唐 席夔

道貴乎樸物疵於妄爲謀者必定於前執技者可以事上繄郢人與匠石能器合而神王堊復在鼻將欲表微

揮拂以斤何其用壯既分庭以離立亦持刃而相向於
是算錙銖慎取舍運之於手將匪疾而匪徐愜之於心
寧我欺而爾假志而必中同引滿於彀中妙不可傳猶
斲輪於堂下況乎器也利工也良壯前趾濯雄鋋以身
運臂兮臂可使以彼契此兮此可忘迫其勢則成風合
響激其石迺飛雹分光欲臻夫妙在慎其相故受刃者
不爲股栗執柯者無聞手傷向使受刃者震慴執柯者
勔勦則必滅爾鼻而剠爾面豈惟破我斧而缺我斨亦

猶朋儕見知工用可稱藝成道得合調諧聲豈同夫衆
人遇我狂夫阻之璅璅庶匠丁丁在茲得離婁督繩而
尚失以公輸削墨而猶疑安能霜刃投虛必去乎蠅翼
圓柯在握不失乎毫釐是吾質也實惟何其知音可托
無乃後時客有多才博雅好奇尚異糟粕既得頗讀古
人之書鑿枘可規願行夫子之志將求輪扁之術以廣
運斤之事乃歌曰彼二子兮以藝相崇得一理兮其心
則同運斤在手誠可懼堅立不動神之雄豈運斤者妙

其術堅立者知其工幸見遇於郢匠無輟響於成風

運斤賦以上下相應其志同爲韻

唐 獨孤授

漆園傲吏志愜神王和而不唱或崆峒之間或濠濮之上誠道樞之同體表人情之異狀爰感激於惠施乃興之於郢匠嗟乎功有善價吾道之亞既出鬼而入神亦千變而萬化可以迎夫遠近可以接夫上下用之朋友管鮑可以全交行之君臣桓文可以致霸請言其始也鼻之堊兮匠之良子有度兮我有長形枯木兮自若斤

成風兮允臧土微微以霞散刃熒熒以電光信之者雙美疑之者兩傷其爲心也以濟其爲妙也更相吾固知青萍之術兮空設公輸之巧兮徒嘗實由氣同者合聲同者應揮手餘地因悟解牛之能忘情銛鋒究識狎鷗之興豈兩賢之相厄乃二人之俱別有不度其時不稽厥疑蒿目猶是蓬心自師代匠石而忍垢騁鋒刃而勿思永昧心得圖爲面欺苟臨事以率爾成後悔而悽其且傷於手之是懼亦何暇乎涅而不淄曷若素緝乃事

爰定乃志料輕重審同異曾無恐泥之慢頗識斷金之利雕鏤合乎神理磨礱出乎人意苟自得以忘形亦可斵乎有鼻至於道洽情融體異心同求之不得感而遂通利器見投尚倉惶於麾下良工斯在乃拂拭於塗中君既有執柯之便豈比夫按劒之雄

攻堅木賦 以學者攻藝必求至精為韻

唐 李程

工之制器兮雕乎樸人之興藝兮志乎學利用者擁腫無前善扣者舂容乃覺多聞匪闕於疑殆成器克資乎

雕斲故研精方啓於憤悱用當各施於輪桷且夫材有柔勁工有趣舍於以鑚木後其堅乎於以揮斤先其易者鉤繩定其規矩斧斤飄其上下刳劂罔輟疾徐既工鏟鱗皴於理外摭精粹於文中攢節劃以洞解與義涣乎遂通則知藝或有孚雖至剛而斯剖學乃將習奚異端之可攻方同規於大匠期繼業於良工是以木碎其節學殫於藝殊守我之難雕匪般倕之易制既飾以文亦麗其質講學所貴乎無方推堅不可以無術每投虛

以措刃故功倍而身逸盡乎精微之理誰謂不然得於心術之間孰云無必藝通玄兮堅剛則柔學通微兮指歸可求俾不才而成用化扞格以優游工之成功志之所至信念茲而在茲因叱物而醜類之木也破其輪囷之學也究其輿祕龔斲斯成良工有程殫材人之學好剞者之精終朝匪勞於矻矻空谷誰聽乎丁丁既成風於郢匠期大扣於希聲

執柯伐柯賦 以覩則於手人道寧遠為韻

唐 謝觀

手運斧而方圓自縱斧有柯而規模可觀誠取則之非遠曷持心以常難是知選材於山操刃於手將散樸於大巧是佯形於妙有則可審分寸定妍否脱故而圖新瞻前而顧後然後擬議是啓經營靡停方坎坎以無撓聿丁丁而未寧觀所措而舉措因其形而制形且勿謂效之難尚俟乎繩墨勿謂象之遠仍憂乎差忒左手將舉其樸斲右手足見其成式不離指掌之傍自有短長之域黿鏡頗邇儀容在側見幾而作成於目擊之間殷

鑒不遠便契握中之則何必公輸是集梓匠具陳雖欲
遠徵其類不如近取諸身於造次顛沛之時尚思行已
在一顧一盼之所何必求人庶得揣稱攸宜諮謀可考
糞析薪之入用知鈇斨之足保煞懷繼踵之誠未爽從
繩之道嗟乎柯在手兮至近不能觀者有諸道於身而
豈遠不能行者信歟故取則於人者失聞道於人者跡
乃可端其末慎其初反視於周旋之內收心於躁動之
餘因而利焉是可宗也譬以身者方或同於夫如是正

其規從其本揆度而枉柄無阻睥睨而迷途自返儻忠恕之内存信率性之非遠

冰壺賦 以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為韻 唐 陶翰

惟冰也有堅凝之貞惟壺也有虚受之明謝周流之弱質託鎔鑄以成名直方任器規圓愜情對光輝而比色因擊扣而馳聲冰假壺以為用壺含冰而轉清及夫歡呈朝晏之餘瑞表經綸之初尤苟吴之失對陷王羈之後車既遇賞以為樂乃獲成於所如但觀夫推移在道

澄澈如玉時見瑩而則明或將推而不曲故曰氷貴於
水器尊者壺國因時而必用軍每擊而何虞若乃周將
酬客魯欲藏氷揖籍父其何忌顧中豐而可憑是以用
之者廣須之者多遇薛鼓而擊誦豳詩而何至時氷銷
滴潤壺罄成酣乃挾纊以荷德豈知漏而興嘶昔者趙
衰從徑甕主其遂雖有餒而仍攜顧無糜而未宿每覽
餘軌當思踐迹志未吐於平生容已衰於疇昔儻開氷
之可薦庶投壺而無斁況霜空且寒晚景仍墜雖杼軸

而不轂猶髣髴而無記將投皎潔之姿願假含容之意

冰壺賦 以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為韻　　唐　崔損

炯乎太陽之精玉有眞質冰則貞清我君子象諸溫如皎如正其色兮匪眞不克峻其節兮匪貞不居爾其製盤盂訪結綠瞻白虹之氣詠生芻之來乃賦於他山攻此良玉剡之成器錯以成壺信以旁達忠不掩瑜以虛而受用當其無及乎嚴律閉陰氣升氛霧結河海凝沙鶩鴈塞雪滿殽陵於是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臨象筵而

泒映對金鏡而相澄爾其淋漓未泮溫潤而瑳纖光不隱毫末不過豈爾瑕之可匿玷之可磨不然珉之衆矣貴玉者何心之潔矣飲冰則那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光奪魄明月懷慚豈比夫立槩生操激清勵貪伊至人之比德同貞士之司南夫以物象所鑒精明所蓄霜華晨清月影寒宿故覽之者魂竦憑之者慮惕迨北風之已壯幸西陸之未覿客有撫而歎曰猗歟猗歟吾無是易且漏巵無當兮歎諸古大圭不瑑兮聞諸昔曷若茲

器之可佳諒君子之弘益然後宣其烈贊其意抽毫命簡賦冰壺之盛事

玉壺冰賦 以堅白貞虛作人之則為韻

唐 闕名

壺至潔玉至鮮有若君子清標儼然色澄澄而外澈質規規而內圓月出皎兮入夜而其儀難見冰以風壯處寒而其實逾堅諒負奇而可翫超衆器而為先當其韞光幽山韞耀窮石隱椿蕪而懷寶淪泥滓而藏白 如虹之氣雖無謝於雲煙抵鵲之鄉常見傳於瓦礫於是下

生見而神動匠氏聞而心惜乃奮剖刻耀精明以玉之美作壺之形信無瑕之可用若不琢兮何成以虛而受達人侔其弘量以明而鑒志士效其清貞若其稟性溫如作器含虛正色則惟珍是務立操則匪貞不居爾乃嚴氣凝玄陰作寒飈一振具物寒索川晶晶以凌滿林稍稍而木落日既暮兮金閨寂夜一寒兮玉壺陳素冰滿腹清光照人臨象筵而色媚入金鏡而影新對之者暢愜觀之者清神能勵貪夫何假盤盂之戒有同儒士

長為席上之珍是以隨珠奪魄趙璧慙姿瑚璉之器斯實為之美人曽不足方其皎潔錦衾亦安敢誇其陸離偉夫掩物之美比人之德素其表兮其儀不忒實其中兮秉心淵塞伊烈士之指南固賢人之軌則

玉壺冰賦

明 袁宗道

歳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睹玉壺冰焉問於憑虛丈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客主無所攄情子其抽秘思騁妍詞併色揣稱爲我賦之憑虛丈人三巡而

起揚袂而稱曰僕聞玉比德於君子冰並潔於神人山海備載夫龍首豳風發詠於凌陰璞或獻於楚山井或鑿於凌雲賜重宣室值倍連城或不礲而自朗或屢琢而稱珍玉號貞栗冰亦堅瑩離之則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采玉於石剡器成壺以虛而受用當其無倖巧周瓚埒奇夏瑚於是嚴律閉陰雲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滿沙塞鴻鶩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質規規而外圓色煇煇而內瑩遠而望之若太陰團圞升銀海迫而察之

若沆瀣洗朗浮金莖若夫朝開霽色旭日曈曨光射冰
壺如紫金之在鎔殷殷爍爍照映房櫳或望舒繼明羲
馭已沒光凝冰壺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熒熒可鑑毛髮
若乃置於殿廡列諸明堂彩襲龍衮色耀黼裳琬琰陳
兮韜輝弘璧設兮掩光其或清廟肅穆圭俎静閒用昭
潔祓式供清蒸間餘醪之璀璨添秬鬯之泔淡又若依
玉堂近紫庭軸帙生色几席增明飄子清翰墨之思脩
馬遠闌闠之塵至若賓筵乍啓酬獻初行助綺筵兮靜

嘉祛錦席兮炎蒸夫何借龍皮之扇不用冷蛇之縈釋
肺腑之塵鞅愜賓友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慚
隋珠失照趙璧讓妍刻畫非人工可及瑰奇似神工所
完故能令對之者慮暢觀之者神清何涼草之可擬豈
寒狐之能勝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燭止及夫戶庭然
已寬然具體乎閬苑而髣髴乎蓬瀛見者似已濯魄於
瑤瓊亦何必躡足於岐嶒也稱引既已再作而為亂曰
玉匪冰兮空復守貞冰匪玉兮未離滓塵冰假玉以為

用兮玉含冰而轉清立方任器規圓協情緣時呈象含光背形溫如皎如衆君子之清貞姑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子賭於冰壺之德矣乎儆子濡辭則冰自貞孰章厥美矣於是命觴飾腊敬薦上客庸佩玉音服之無斁

玉壺冰賦

明 黃汝良

乾坤融結塊扎精英太素異寓妙有各呈故粹然而溫潤者則連城之美玉皎然而輝映者則玄冬之層冰或

托艮而爲璞或止坎而成形或毓陽精而見寶或秉陰
德而下凝或變風威而積雪或藴西崑與南荆斯皆稟
清淑於自然非人力之所營然而隨象賦質不相爲能
未若清標交映皎潔渾成玲瓏中結純粹外承㛹娟鮮
妍圓滿淨瑩皓皓旰旰溓溓泠泠皛皛皚皚雙美是并
對之而神爽觀之而心靈臨華筵而色媚伴寶鑑而影
明賽方諸之津夜月軼瑞露之溥金莖爾其縣圃之山
平丘之澤孕奇鍾秀精彩赫奕夜光含輝截肪吐白相

以下和之工劃以他山之石尚象準規虛中為谷婆娑
肉好不傾不圻犧象黃彝咸遜品式懸黎結綠於是咸
失爾乃涵以地六盛以天一灌以圓淵之潤注以靈潮
之液置以瓊宮之署居以璇穹之室塵壒不揚氤氳寧
謐靜蟣蠓澄鑾肸於是蓐收焱逝玄冥屆節急景馳流
翔風蕭瑟颼獵獵而凜凜風飀飀而瀝瀝雪肅颯以霏
霏木搖落而槭槭履霜移候應鍾司律一夜栗烈涷沍
內實團團盈盈縝密以栗爾其為狀也朗澈騷駁平瀠

滉漾表裏洞見纖毫莫障月輪齊潔璇盎等樣爾其為
氣也凛冽清瑩光芒直上窈窕綽約雲煜燎亮條達晃
朗孚尹旁皚寒景透兮水晶簾流光射兮雲母帳寶砌
霜明差足狀其髣髴瑤臺雪映略可窺其色相誠沆瀣
凝精於一掬碧落斂氣於蒼䓗豈俗物可喻其佳境庶
高標能賞其神王於是則有阿閣洞房葯室蘭堂王公
貴人薦醪舉觴重務火浣隆冬載陽耳熱析酲愛彼寒
光又有文人學士藻雅芬芳句落珠璣筆洒琳琅却紛

華而不事寄素業於縹緗掛條冰於冊府擬片玉於崑岡顧景沃寒抽絲對揚又有姑射之仙浮丘之侶鍊形咽氣却粒絕糧餞餐玉露之屑渴飲瓊液之漿御冷風而超忽襲灝氣以徜徉斯皆因人而異趣未若貞士之所藏皦精明而澄澈皓鮮白而含章既堅貞而不滓亦虛受以為量員中規而匪隨守崚嶒而無傷絕氛埃之黕涂精鑒别於微茫緊姱修與内美思勗德於勿忘辭曰極北冰天遠渺邈兮寒甚冰海混摻黷兮百川潢汙

豈無冰兮納繖藏疾煩鬱濁兮未若玉壺瑩且澈兮冰之承矣晃濯濯兮員朗璀璨匪雕琢兮吁嗟乎懿茲清德吾所服兮

玉壺冰賦

明 李沂

曽城之產崑山之璞激丹水之淵淪映瑶岑之埇嵷迺有良匠琢而為壺内圓而朗外潔而孤寒冰乍凝玄冬凛冽置之壺中虛室生白其澄泓也落九天之銀河其空明也迴三秋之素月幸容光之近照比芳輝於前哲

厥惟叔度恢雅量於千頃亦有伯起砥清節於四知偉文正絕俗之標却珠玉而不御高清獻出塵之韻以琴鶴而自隨希文襟抱灑然恒先憂以明志君實器宇凝定惟對人以不欺數公心跡煒煒熒熒如玉之貞如冰之明虛而能受滿而不盈掩二曜之景鑠飈千古之榮名吾將晞聲光於靈府曜藻采於蓬瀛豈徒續鮑照之詠寫冰壺之清哉

倚天劍賦

宋　田錫

昔齊諧有志怪之篇言古皇造物之先形之剛克者靜以爲地氣之清明者外而爲天地與衆流而右走天與三辰兮左旋籌二儀之睽闊諒億萬之相懸有古皇所佩之劍其言可驗喻其大也若雪山之皚皚壯其光也若秋波之湛湛倚於穹圓髙巍峩焉孕長庚於太極稱純兌於西偏莫辨靈芒或日明而月晦詎分剛氣或噓雲而吸煙夜吼半空比雄風之九萬朝披迴漢陋蓮峰之五千北斗挂於鋒鍔而七星錯落長虹綰於轆轤而

雙帶蜿蜒論其用也制混茫以爲天地觀其迹也裁融結以爲山川噫女媧斷鼇於海隅漢皇斬蛇於澤邊庚輿所試者幾十闔廬所實者三千鏌鋣之與干將魚腸之與龍淵皆微茫瑣碎之器用非陰陽造化之陶甄觀夫煌煌煒煒上莫窮其幾千萬里錯星象而倒河漢懾精靈而竄神鬼變良宵之景若白晝之明照幽都之涯若太陽之晷顧滄海以堪淬將泰山之作砥乍疑天發殺機鯨鯢奔而龍蛇起又觀乎黯黯森森高莫詢其幾

千萬尋鋒鎧瑩而雪霜冷靈怪多而風雨陰移春景之
和若秋郊之氛易炎天之燠若寒谷之深可以挂扶桑
若木之杪磨蓬萊方丈之岑所謂天之利器浮雲決而
妖星流皎兮若黃河之冰立而未泮娓兮若銀河之瀑
凝而不散珠聯垂象飾寶匣以瑩煌璧合太陽耀連環
之璀璨晉邦一鼓之鐵堪恥微功棠谿百鍊之金難矜
善斷炳然若大電垂而欲飛燿然若流虹挺而增輝風
霜肅殺助其利雷霆霹靂揚其威龍伯旁觀覡飛而駭

其濩落巨靈仰視汗下而驚其陸離截鴻雁而斷兕犀將安比也自豪曹而稱擂具何足多之雖天柱折我劍鋒不缺雖日馭沉我劍光不滅有時雪飛千里如削巨魚之鱗有時霞滿九霄若染長鯨之血迫而觀之猶千里而近則毛髮森竪嚴凝凛冽倏而覩之猶七日來復則神思惝怳晶熒皎潔乍覺封大象而屠六龍天綱斷而地維絶適足飾帝心之奮怒示天威之勇決粤有魁梧丈夫倜儻雄圖手操斗極肩倚天樞唯四時與六氣

為一吸而一呼因睥睨而色動欲誅姦而氣粗於是冠青雲之纓綏曳黃裳之襜褕謁紫微朝清都排閶闔以直入瞻冕旒而前趨曰臣聞立大功者雖以濟濟多士禦大難者必用赳赳武夫所以贊經綸之霸略成恢廓之皇圖願得倚天之劒將以靜四海而清八區逆天命者爲陛下顯戮反天道者爲陛下行誅俾萬靈奉職而不敢爲淫厲使百神畏威而不敢爲毒痛則下土無札瘥之患生民無水旱之虞翼聖人無爲而靜理庶位有

截而昭蘇帝曰壯哉斯劒也始以陰陽為炭天地爲鑪
崑山之衆寶皆索厚地之精金畢輸敕風伯以司鞴詔
雨師而合塗千英萬靈前馳後驅天老練日時之吉太
一詳鋭利之符然後鑄於道鎔於德鍛之以靜削之以
默淬以明智磨乎睿識以天山之雪融其輝以豐嶺之
霜耀其色其鐔所以橫於東南其鋒由是周於西北然
後脊中夏而刃外區匣六幽而藏八極非聖人之大寶
不足飾其容非罔象之玄珠不足償其直疊五山而溝

四海資以守邦帶河漢而礪崑崙用之宣力今予賜汝
汝可佐皇王而衛邦國丈夫乃拜手而謝趨風抗詞曰
臣欣遭聖時幸至天墀罄忠誠之有請遇宸衷之弗違
持神器以寵賴敢戎行之越思嘗聞授鈇鉞者得專征
伐賜彤玈者用揚明威寔中權之節制奉皇家之典彝
臣有三事爲陛下陳之粤有馮夷之神遐棄厥司忽朝
宗之常道肆横流而自私堯爲之咨嗟舜爲之胼胝幾
欲泙濞我蒸民汙瀦我方祇臣嘗竊憤今得誅之其次

曰屏翳之神不貞其師過旱則客西郊以含潤因潦則憑北方以流滋望舒爲之韜明羲和爲之藏暉幾欲蒙我融明之鑒全其部沛之非臣嘗衷怒今則刑之抑有吞舟之鱗谷其口陵其頭自尊乎介甲之族縱暴於朝夕之池帆檣爲之蕩覆湍浪爲之摩飛臣嘗懷恨今當戮之此三者皆姦雄之大也積凶德而無疑陛下謂之何如帝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

稷下賦

宋　司馬光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閌夏屋長檐罇罍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分非榮譽樵株爲之蓊蔚訾毀珵美化爲瑕疵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洳鴻鵾鵝鶬鼓舞於渤海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是喜謂稷下之富盡海內之

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闢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珷玞亂玉魚目間珠泥沙漲者其泉慁莨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敘行者多岐而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羇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

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修烈讒邪放跡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粱醬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鉏秉耒而爲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閒室鳳藻鵷腸豹文麐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乘桴浮於海賦 以鳳也有時乘桴浮海爲韻

宋 李綱

鳳鳥不至島夷是圖顧卒老於環轍遂決意而乘桴悼道不行已焉哉吾往矣好勇而義從我者其由乎蓋以道大莫容材高難用歷聘而無所鈎說立言而徒焉折衷長沮問而知津接輿過而歌鳳用於鄒魯猶舟車易地而行窮於商周踐芻狗已陳之夢曷若脫此世網適乎海涯進退去就之在我損益盈虛之有時凌重溟之浩蕩閱萬象之瓌奇擴爾無垠卞心凝而形釋泛然不繫乃神動而天隨把不可窮遊無何有晝所適兮憑萬

里之長風夜何方兮瞻七星之維斗井蛙聞風而跱坎所以震驚河伯順流而望洋宜其知醜豈不以雖險利涉惟虛可乘樂天命而無適非土仗忠信而其安如陵六合軒呈知乾坤之高厚八紘開露覩日月之沈升寔由渟蓄無私含容善下渺無涯涘雖七旱而何傷來有淵源沛百川而皆瀉夫子遊焉吾道窮也蓋抱德以行藏豈留情於用舍去聖既遠餘風未休魯連感時而高蹈管寧避世而長浮風浪喧豗未若讒波之險魚龍出

沒尚寛寇盜之憂爰有羇臣遠投瘴海短髮白而早衰寸心丹而不改荷三朝之眷知雖萬死而何悔仰聖哲之風流庶兹誠之有在

交難賦

宋 楊萬里

客有問於楊子曰蒙學於羿羿爲盡技技在羿則羿安技在蒙則羿危孟子不罪蒙而罪羿子無疑歟楊子曰子虛之子不可以問太系言有托也周子之兄不可以談夢寐言罔覺也子以爲孟子之言無爲而作也邪客

曰擇而後友其友端矣友而後擇其盟寒矣且蒙之爲人也薄乎人爾羿何與之盡雖射之傳與否不足道也羿獨不與交而難之乎楊子曰客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孔壬詐堯晝寐誑孔象以愛兄之道來雖舜亦爲之動蓋天之生物有萬其品彼淑慝之不齊造物不能爲之禁閼梟心於鸞喙予施旨甘而報予以鴆雖聖哲兮奈何羿何爲兮巳甚其或免而或遭惟繫幸與不幸且夫孟子之於樂克誅其舍館之未定令使皋陶而爲

理與蘇公而同聽一則訴投師之寃一則責見師之敬
羌皋蘇兮於斯將二罪兮孰訂嗟兮人之生世孰無朋
儔言合則金舂而玉應意適則雲凝而風休蓋亦天與
之樂道與之謀也若夫嚚之與居駔之與徒思一射之
愈已則側目而相圖如羿者政可哀耳莊周曰求其至
此而不一得者命也夫其羿之謂乎客笑曰子言則美
矣吾則異於子矣雖自今息交以絶遊難朋不足以煩
一夫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苦櫻賦 有序

宋 何耕

余承乏成都郡丞官居舫齋之東有櫻樹焉本大實小其熟猥多鮮紅可愛而苦不可食雖烏雀亦棄之感而賦之

始余至於官居盼兹樹之特奇榦擁腫以上達條扶疏而下披蔭露井其有餘知封植之幾時或告予以含桃出饞涎而流頤意薦廟之珍果必甘滋之若飴幸一熟之得嘗指麥秋以為期忽春事之已晚訝子結之獨遲

初瑣碎以破蕾漸毓稠而著枝聊攀摘以適口乃苦澀
而顰眉類置膽於越國異如薺於周詩謝芳液之津津
空殷紅之纍纍誤來集之衆鳥誑無知之羣兒感人事
之大謬爲累歎而齎咨或名美而實乖或表盛而裏虧
或色厲而內荏或迹公而情私鷙翰假於鳳鳴羊質混
於虎皮佞似聖以疇測姦託儒而莫窺莽恭儉以竊國
卯博辯以僵尸談仁義其可樂視所履而外馳儼衣冠
於民上爲賈竪之不爲方滔滔以皆是奚一木之足悲

貧女賦 有序

元 吳萊

予春秋二十有二嘗偃蹇不得志因讀史記感甘茂貧女分輝鄰燭之語故作是賦以廣之

伊大鈞之坱圠兮敷動植於八紘兹女寔其居貧兮乃困苦而不得生惟室家之蕭索兮屬多難之來并空展轉其寤寐兮魂惕惕如有驚顧儋石之不儲兮支牆屋之敧傾印鼠跡於床塵兮網蛛絲於門楹胡藍縷而不完兮又機杼之無聲凜寒風之中人兮感促織之宵鳴

拂敗奩之殘蠹兮舊鏡黯以昔明銅釵折其半股兮亂鬟鬢之縱横拈竹筐之素縷兮箴欲澀而不行亦何心於組紃兮况鷦鷯之能成挾故絮以假寐兮耿寒燄於孤檠誰哀吾之窈窕兮幸自保其堅貞嗟父母之鞠我兮美裳衣而藏匿矧櫛風而沐雨兮身乃羅於荆棘忍須臾於溝壑兮豈敢休乎蠶織欲一衒其盛年兮縱粉黛而無色羌鑽穴與踰垣兮謂善淫之爲惑庶容德之可全兮雖凍餒其奚卹彼鄰姬之纖巧兮日靚妝以登

樓綴木難之充耳兮揷翡翠之搔頭騁兹心之妖冶兮學趙舞與齊謳佩階蘭以求媚兮祇怨曠之懷憂信怙寵以取樂兮盡夙夜於衾裯飛瓊觴以嬌醉兮秉銀燭而歡遊恨兀兀以獨處兮欲從汝以爲謀細娛聿其可翫兮重桑濮之貽羞寫予心於溝水兮恐年華之遲暮甘蓬蓧而不恥兮豈蛾眉之見妒且絶世而特立兮逮傾城而弗寤迺憔悴之或棄兮縱效顰而罔顧紛采彼之柔桑兮輕擲金於行路苟力操乎井臼兮微隱德吾

誰慕繄二南之發政兮由夫婦之所推化尚及於草木
子獨不撫乎嫇蘐利遺秉與滯穗兮豈年登而啼飢儻
卒歲之無褐兮何功裘之足爲慨兹道之愈遠兮指古
人以爲期聊援瑟而一鼓兮遂聲之以爲詩詩曰有美
一人兮東鄰子耀金珠兮列紈綺弄姿飾鬢兮匪桃伊
李朝爲春風兮暮則流水曰姸曰醜兮云誰之使見肘
決踵兮我樂乎此樂吾之樂兮勿傷吾貧寵之一失兮
金屋生塵固榮豔之匪望兮又何必怨夫陽春

起病鶴賦有序

元　吳萊

予少多病嘗作病鶴賦以自况蓋言訥然如不出口身退然如不勝衣後雖稍自振於時亦不克也然其稿已不存矣嗚呼予病久且痼其尚可以未起乎起之在我而已於是復作起病鶴賦并以示知我者

伊玄造之播物有九皐之靈禽禀幽心於藻質散縞翅與玄衿掎嵩丘之石室瞰蓬島之清潯眇八紘於一舉曠千里之遥臨然而山多歲陰野積冰雪老松無柯百

草肅殺圓吭寒喑弱脛摧折赤精盻昏纖趾蹩躃胡志
向之殊卑尚光儀之迴潔匽平林而羃迷壓巨壑之谺
裂是以前瞻惝怳後顧移蹤投跡灌木鵖影沙坻靜非
馴擾動若馽羈徘佪蕭索躑躅險巇奈世氛之混濁憶
天路之孤危望鴻鵠而不及慾燕雀之陵欺俯爭枝於
斥鷃遠絶軌於長離顧雲海之日隔窘稻粱之恒飢幸
樊籠之匪觸豈矰繳之來施亦何恙之不已迺歷年而
留茲至若高步自怡嘯呼同侶拉颯思奮踉蹡起舞風

生則虛曠露隕則淒楚拊青田之故巢睨華表之遺柱袁采薇於巖谷憲含粲於環堵駟蹇剝而罕逢鴻激元以多忤睎胎化之尚然睠帝鄉而延竚抗衆彙而不羣懼終身之畸旅於是鞠養既久栖塒載寧土木內蓄火金外形梳理碎玉剷除殘腥羨門許其行去俗惜其聆翃擿武丁之寓篆發緱嶺之藏經服仙人之上乘擁太古之遐齡故能一洗塵滓直溯寥廓仰拂紫宮迴翔金閣過袁羊於南維窺壁壘於北落濯長河之奔流凌

倒景之照爚導素蜺之飄揚攖鶉鳥以距攫躩建木之絕標躋神芝之奇藥然後希一眞而永固超無極而磅礴日復予之本初竟誰辨其所至之垠堮惟天地之一指忽古今之紛更人何窮而不達物何悴而不榮將人物之多變豈禽鳥之異情苟相時而能動雖處困而必亨是故邦治身出身顯道行奉周廬於旦夕視萬乘若友生負文章之綺麗馳論議之崇竑一賜則明珠白璧再寵則三事九卿方解茲之舊縶庶息我之前蹤可無

心於祿位終不日而蜚鳴大舜來鳳於樂奏宣尼致麟

於文成聊援毫而興起又孰不仰德而聞聲

葯房賦　　明　王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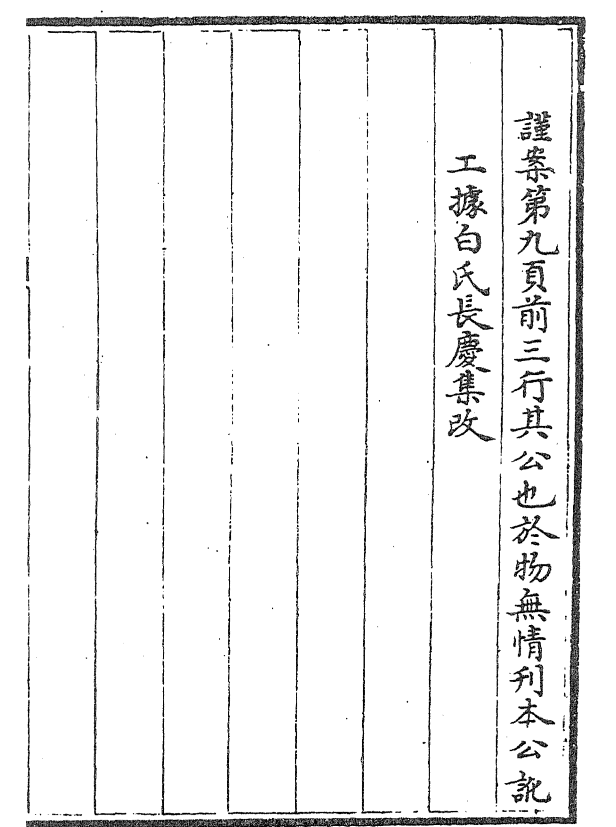
夫何美人之綀要兮褰好修以爲常既昭質之弗虧兮又姱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滋幽蘭而樹蕙兮蘭爲佩而蕙爲纕褰薜荔以爲衣兮集夫容以爲裳既所服之孔修兮粲芬芬其文章所處欲其芳華兮又申之以葯房何斯房之結構兮獨以葯而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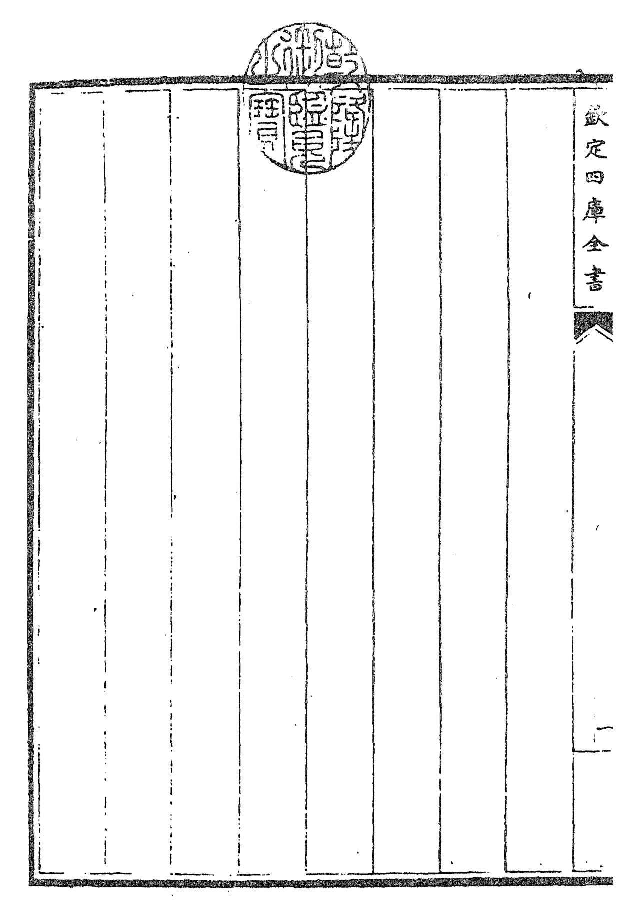
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絢繁飾以陸離文杏煥以成梁兮
琢辛夷而爲楣橑木蘭之差差兮梲文藻其紛披縟疏
牖以杜蘅兮庇素壁以江蘺桂樹鬱其當軒兮陰團團
而成帷陳百草爲庭實兮肆把翫乎瓊枝襲芸編以總
總兮緪空桑之末絲餐繁英與落蕊兮飲沆瀣以自怡
澹逍遥以容與兮聊棲遲而偃仰撫榮華之未艾兮睇
茲葯以自況維葯之澤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葯
之馨兮所以表姱節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

潔之不忘苟所好之絶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
溷濁兮糅薫蕕而莫質蕭艾蔽乎中野兮葹菉薆其盈
室彼惡檓果何物兮亦雜然而克幃衆舍是而尚非兮
孰於芳其能祗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爲此度也夫豈
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
非其心之所安也使矯名而無實兮又胡若是拳拳也
顧余生之侘傺兮曾靡求乎安處塊獨守此敝廬兮蓬
蒿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情晏然猶沖豫外物一

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爲馨冀和順之中積兮致英華之外形徒潔修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旣好尚有不同兮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娟兮夙與予其目成欲相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爲予筵篿兮靈氛告予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邑鬱兮恐佳期之遲暮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竚將何物以結言兮悵衆芳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相從而相羊兮終歲晏以爲

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徽情以成詞


謹案第九頁前三行其公也於物無情刋本公訛
工據白氏長慶集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啓泰

謄錄監生臣沈　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五

六

詳校官侯補道臣郭祚熾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五

草木

高松賦 奉竟陵王教作

齊 謝朓

品物於幽記訪叢育於祕經巡汜林之彌望識斯松之最靈挺於巖以羣茂臨於水而宗生豈榆柳之比性指冥椿而等齡若夫脩幹垂陰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閒即微微而方靜懷風陰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既芊

眠於廣隰亦迢遞於孤嶺集九僊之羽儀棲五鳳之光景固總木之為選貫山川而自永爾乃青春受謝雲物含明江皐綠草暧然巳平紛弱葉而凝照競新藻而抽英陵翠山其如翦施懸蘿而共輕至於星迴窮紀沙鴈相飛同雲泱其無色陽光沉而滅暉卷風飈之欻吸積霰雪之嚴霏豈彫貞於歲暮不受令於霜威若乃體同器制質兼上才夏書稱其岱畎周篇咏其徂來乃匠巳以宏用構大壯於雲臺幸為玩於君子留神心而顧懷

君王乃徙讌蘭室鮮佩明椒寥幽蘭於夕陰詠聳榦於琴朝陵高丘以致思御風景而逍遥東巖晃之陰貴懷汾陽之寂寞邈道勝於千祺蘊神理而自超夫江海之為大實涓澮之所歸瞻衡恒之峻極不讓壤於塵微嗟孤陋之無取幸聞道於清徽理弱羽於九萬愧不能兮奮飛

和竟陵王高松賦

齊 王儉

山有喬松峻極青葱既抽榮於岱嶽亦擢頴於荆峯若

乃朔窮於紀歲亦暮止陰冰峨峨飛雪千里嗟萬有之必衰獨貞華之無已積皓霰而爭光延微飈而響起

高松賦　　梁　沈約

鬱彼高松栖根得地託北園於上邸依平臺而養翠若夫蟠株聳幹之懿含星漏月之奇經千霜而得拱仰百仞而方枝朝吐輕煙薄霧夜宿迷鳥羈雌露雖滋而不潤風未動而先知既梢雲於清漢亦倒影於華池輕陰蒙密喬柯布濩葉斷禽蹤枝通猿路聽騷騷於既曉望

隱隱於將暮曖平湖而漾青緑拂繒綺而籠丹素於時風急龍首寒浮塞天流蓬不息明月孤懸檀欒之竹可詠鄒枚之客存焉清都之念方遠姑射之想悠然擢柔情於蕙圃涌寶思於珠泉豈徒為善之小樂離繳之短篇若此而已乎

高松賦

唐 謝偃

登靈岳以遊目極千里兮周睇盡山川之重沓容雲物之詭怪何玆松之挺茂擢脩幹於孤林映丹霄而有葉

凌青霞而矯心前絶萬仞却倚千尋俯崢嶸之深谷仰
迢遰之層岑霏夕煙而曖景度神飈而流音若乃月起
陽文嵗窮隂律匝地冰厚周空霧盜雪積巖而逾峻風
乘林而轉疾結晻靄之愁雲黯蒼茫之寒日於是衆草
零瘁木墜千巖槁萬嶺悴獨湥固而不渝常猗猗而結
翠始見貞而表潔乃以叢而辨類夫其深山遂性委液
流津感天地之粹質禀隂陽之精純根含冰而彌固枝
負雪而更新既無懼於玄月寧有悦乎芳春含竒文而

養勁妝高節而自珍恥取媿於稽子嗤受封於亡秦本
絕希於雕刻詎有憂於斧斤若乃流膏可咀嘉實可薦
香有四飛味逾九轉延促齡於度隙駐生涯於流電故
餌之者目眩服之者容變紛羽翼而上騰排紫虛而高
扇起九垓而憩息周四海而顧盼信神經而最品實祕
録而精選嗟美材之無用悲側路之嶮巇動跬步而致
阻接一足而必危傷拙目之衆毀慨名工之獨知仰徑
寸而靡及屈百尺而自卑縈白雲以舒蓋接丹桂而變

枝凝輝遠而澹景纖羅挂而輕颸窮萬祀而不異歷千秋而不萎豈兹木之足歎亦前賢之所規何吾生之命舛懷丹誠而莫披心炳朗而無報情蕩滌而不羇任儻來之否泰委玄運之遭隨戢輕翮而未舉跼逸足而莫馳實未榮而先悴寧泛駕而致疲誠貴躬而咎已豈藏瑕而掩疵恒怯進而勇退每知雄而守雌庶比兹以自勗履貞固而不虧

澗底寒松賦 有序

唐 王勃

歲八月壬子旅遊於蜀尋茅谿之澗深溪絶磴人跡罕到爰有松焉冐霜停雪蒼然百丈雖崇柯儁穎不能踰其岸嗚呼斯松託非其所出羣之器何以别乎盖物殊類而合情士因感而成興遂作賦曰

惟松之植於澗之幽盤柯跨嶮沓柢憑流寓天地兮何日霑雨露兮幾秋見時華之屢變知俗態之多浮故其磊落殊狀森梢峻節紫葉吟風蒼條振雪嗟英鑒之希遇保貞容之未缺攀翠崿而形疲指丹霄而望絶已矣

哉盖用輕則資衆器宏則施寡信棟梁之已成非榛楄之相假徒志遠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斯在物而有焉余何為而悲者

寒松賦

唐 李紳

松之生也於巖之側流俗不顧匠人未識無地勢以衒容有天機而作色徒觀其貞枝肅矗直幹芊眠倚層巒則捎雲蔽景據幽澗則蓄霧藏煙穹石盤薄而埋根凡經幾載古藤聯緣而抱節莫記何年於是白露零涼風

至林野慘慄山原愁悴彼衆盡於玄黄斯獨茂於蒼翠

然後知落落高勁亭亭孤絶其為質也不易葉而改柯

其為心也甘冒霜而停雪叶幽人之雅趣明君子之竒

節若乃確乎不拔物莫與隆陰陽不能變其性雨露所

以資其豐擢影後凋一千年而作蓋流形入夢十八載

而為公不學春開之桃李秋落之梧桐亂曰負棟梁兮

時不知冒霜雪兮空自竒諒可用而不用固斯焉而取

斯

幽松賦　唐　闕名

惟天地之覆載屬日月之貞明辛雲雨之廣潤及草木之滋榮代何材而不用材何代而不生若乃地勢早而路脩迴有孤山曲澗之幽松挺百尺而數其狀聳千仞而擢其容柯幹夭矯花葉芊葺枝横栖鶴蓋偃盤龍燮皮膚而文疊峞宏磊砢而谷深重伐人之所未見匠者之所未逢抱雅操兮積年載持槪節兮佇特雉梢森乎巖之畔扶疎兮山之足禀二儀而自清居四時而常緑

其孤高也則排煙而蕩霧其貞堅也則超代而越俗偏睹日而疏陰邃自然而孤直起喻有叔夜之材入夢表丁君之職澗底辛左思之詠歲寒蒙孔丘之識偉哉盛矣屬時代兮多杞梓其用無隔窺幽澗兮茂松栢梓待構而見須松堪棟兮布擇其文理也奇絕可以雕楹架棁其推操也昂藏可以振雪凌霜向日貞心擢臨風足氣揚深谷如蒙顧此地有材良王爾經過而嘆曰帶德咸亨此松挺生公輸俯仰而嘆曰王道利貞大厦用成

希皇鑒之留盼感鬱鬱之餘情者也

金松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廣陵東南有顏太師猶子舊宅其地則孔北海故臺余因晚春夕景命駕遊眺忽覩奇木植於庭除枝似檉松葉如瞿麥迫而察之則翠葉金貫爍然有光訪其名曰金松訊其所来曰得於台嶺乃就主人求得一本列於平泉今聞封植得地枝葉益茂敘其所自作此賦焉

青春已暮白日將夕經顏子之陋巷訪孔公之舊宅美

珍木之在庭得嘉名於樵客表擢本於台嶺近徙根於簷隙其柯肅肅自比於真松其葉纖纖實侔於瞿麥風入葉而成韻露垂柯而流液不受命於嚴霜諒同心於寒栢含春靄而葱蒨映夕陽而的皪疑翠尾之羣翔若金潭之旁射雜英藉於篁竹混晶光於瑶碧琪樹以垂珠而擅名金松以潛頴而莫覿亦猶處子在於隱淪奇士遺於草澤我有衡宇依山岑寂類仲長之清曠如蕭宰之窮僻植根此地似在崖壁殊橘柚之不遷同甘棠

之可惜庶封殖於園林永受翫而無斁

矮松賦有序

宋 王曾

齊城西南隅矮松園自昔之閒館此邦之勝槩二松對植卑枝四出高不倍尋周且百尺輪囷偃亞觀者駭目葢莫知其年祀亦靡記夫本源真造化奇詭之絶品也曾咸平中忝鄉薦登甲科蒙被寵靈踐歷清顯幾三十載前歲秋始罷冢司出守青社下車之後省閭里訪故舊則曩之耆耋悉淪逝童冠皆壯老邑居風物觸目遷

變惟彼珍樹依然故態竊謂是松也匪獨以後凋克固歲寒抑由擁腫支離不為世用故能宅兹臯壤免於斤斧向若負構厦之材竦凌雲之榦將為梁棟戕伐無餘又安得保其天年全其生理哉感物興歎聊為賦云

惟中齊之舊國乃東夏之奥區有園游之勝致直廛閈之坤隅偉茂松之駢植軼衆木而特殊上輪囷以夭矯兮横亘根蹙縮兮盤紆徒觀其前瞻林嶺却枕康衢宅傍翳薈而紛敷廣庭廡之可蔽高尋常之不踰枝擁閼

寶勢兮葱鬱據右地兮膏腴類蟠螯兮神喉訝騰倚兮
虎踞將孥攫兮未奮忽伏竄兮爭趨色鬪鮮兮欲滴形
詭俗兮難圖遠而望之蔚兮若摶鵬之出滄海迫而察
之黝兮若方輿之承寶蓋矗洞口之歸雲堆巖阿之宿
靄詼揮麈兮何多被集翠兮增汰度朔吹兮颸飀含陽
輝兮晻藹吾不知其幾千歲起毫末而碩大音去里兮
離邪攀緑條兮彷徨今剖符兮臨郡識奇樹兮青蒼怵
光景兮遄邁嘉歲寒兮益彰葉毿毿兮不改情眷眷兮

難忘異古人之歎柳協予志之恭桑信美夫早以自牧終然允臧致先哲之俯僂法幽經之伏藏顧踽影於澗底厭爭榮於豫章鄙直木兮先代懼秀林兮見傷幸高梧之垂蔭愧脩竹之聯芳鸞乍迷於枳棘鵾每悞於榆枋娓周稚之踏地符羲易之巽牀既交讓以屈節復善下而同方自儲精於甘實不受命於繁霜客有系而稱曰材之良兮擇匠之攸貴生之全兮蒙莊之所美苟入用於鉤繩寧委跡於塵滓俾其天性而稱珍曷若存身

而受祉紛異趣兮誰與歸當去彼而取此

蟠松賦　　元　任士林

瀏堪輿之神氣孕東海之平巒紛百昌之甲宅儼孫松之結蟠根半蝕以秀踞枝萬折而回環允神物之附靈時矯首而盤桓瞰然鱗甲之四縱傑出頭角而嶒峵霧市暝合雲衣晝飛非鞭霆而欲駕則既雨而初歸兩則童豎俛仰恍然劉累之馴擾風雨吟哦又似夫葉公鮮衣盤礴雷電至而䮼馳也噫嘻龍為物靈不離鱗甲湯

日月撼山淵不崇朝而雨六合何其神也桎梏禹宮之梁斵削雷澤之梭劒津之吏照水夜驚長房之竹騰波自駕象罔求而不得雲霧集而時化又何其幻也而況乎青髮君之盤蹤秦大夫之春容妙蜿蜒於氣母抱不化之神蹤龍不知其為松松不知其為龍人不承澤蠖蟻為宮龍乎松乎出冢間之雷車走隴上之雨工松乎龍乎撫亭曲以一嘯山四立而長風

十八公賦 有序

元 馮子振

長城之北又數百里馳上京東北百數十里為蹛林環
林四向皆斥磧沙嶂松低昂掩冉殆且千萬而未有數
所為古八百里黑松林者也又數十里為𤝋驛松一根
十八榦共挺挺植立項領撐矗勢各合抱不令參差高
下小大不齊少分娩色於其間氣岸磅礴大似老人大
父行下視蒼悃翠麓或偃或怪各端倪嚴事無敢抗行
項年十八榦之二榦戕於操斧其人旋斃則神物之呵
護由来久矣今十六榦巍然昂霄其二榦斧瘢小小突

元大德壬寅把莧後三日予道應昌始一再過之歎其倔奇瓌傑有如此者無論南北萬里殆九州之表六合之外自有宇宙以來未之有也其還薊京也語方外客盧生曰吾行諸方四十年所見五大夫之魁梧磈礧何算未見十八公之真面目生其為我圖之生欣然為貌其韻度悉緣吾言如此其驛亭沙塞荒寒寥落之狀種種甚似覩其圖者便應髣髴勑勒川皋蘭下當亦慨然重太息於予之慕遠遊而廣離騷也遂為之賦曰

異哉十八公之為靈也宇宙之所未有耳目之所不經六合之外九州攸并當聖元之億齡首大漠之凉陘社榆䄂其原垌河柳子其溝塍黒襲歔上之貊白角海東之鷹山不春而緘木谿太古而藏冰沍朔其凝蹛林其稱越灤京而迤靡囷砂磧之硱磳居郵置之半道走革㯿之剩勝里八百而猶衮筆叅差而孰滕未廩秋而絜緍聊卒歲而錫镫長目顥皛遠陰沉青面磦砢而驤翥質扶踈而髯鬐㭰壊磔而欲鳥垜頑丘而若陵俄趈其

羣有勃其承根獨撥而無曹彙拔征而勿朋勞我行役淒然離亭亭長漢譯而告予大夫飆汙之未曾我方倚鷾屏營顧影伶俜歎蒼旻之惡劇呼太史而莫譍挈傭包於楚客寄短茁於孤僧儼如對於茂樾倦相邀於瓔藤其旁蘼蕪芳蕙晚馨其下芍藥涼葩溽零五從粒其魁梧七聚鬣其崚嶒柯夻揭於璇渾條森指於翠冥挺挺直榦桀桀大廷羌伯仲其麗壎寋搢紳其儀刑法陽算之加倍重累臺之九層竺域應真並錫而騰秦府桼

軍共瀛而登天地休徵風雲依秉寒不得憎暑不得仍堅即墨之辟壘養凌煙之股肱竪剛骨而益勁植卓勲而勿矜謝徂徠之杵臼避商雒之薪蒸聘中山之醉守屛藍邑之聾丞基厚力憑實博聲宏神道設教人謀與能牽小景之絲蘿遂永年之茯苓擅諸方之尊宿號大父之高曽其間彌谷彌川亦輜亦軿競横披以攫攘率樛蓋而閒扃等鉅細之成列類攀援之不勝吾乃今知十八公之為靈也如冕脩容如領振膺如杼壓機如斛

舉升如觚有稜如几有凭百泉赴於瑶池列緯懸於玉繩建章總於門户滄海跨於淄澠岱宗溥於鄒嶧楚望讋於曹滕班象犀而特鷹羽鴻鵠而一鵬騏渥洼而電邁鯨渤澥而波澄奠金鳶於螘危椽寶炬於螢燈百尺其叢十圍其棚隨風雨而上下候昏曉而寢興閶浪洶洶清颸洒洒擁鸞鳳之合抱脱牛羊之拱把登太丘之古韻傲韋偃之名畫羞結杞之搨枌耻締姻之早櫝陪肩龍之九折御駑馬之十駕際絶壤之杓極蔭玄鄉之

坯尾林渴鄧而西夸樹涉湘而南赭啓昧谷而深燭垂太陰而劘詑托凌空而槎牙邈幽都而構架謦曙鹿而錯觝愕夜矜而窮掛異時文字磔裂偏傍藞苴伽黎肘五百而單軀歐冶劒三千而一鐫夫然故揞頤戢首於邅迴愴恍之郊揚鬐振翮於厓略懭悢之野吾從苔身芝之頂一根百出之上駢臂枝指而一一數之夫然後知西都十八侯位次之元功未足以當朔林十八公岑絶之匹亞也自有開闢即有此公扶煦呱雛嬰憐黠童乳

臭餘子蜜甜若翁緑稱其髮方泓其瞳酣暉酩嵐苦霧塞霿或積暈之凄迷或急霏之牢籠蕭散之姿雀寬之冒曳曠之迹逍遥之踪高逾歛而逾下進逾恬而逾忡約癯於豐守淡於濃韜臺閣於山林晦廊廟於蒿蓬詎尺寸之能闚而幾微之可窮閲當時之赫赫特過眼之匆匆彼兩都冠盖之紛紛九衢蹄轍之憧憧蹴採花之為使狎賣菜之為傭纔陽皎之幾日已浮華之一空嗟乎魏晉以来南北相攻邊有楊隋之廢營臺有李唐之

故烽前有度遼橫海之英後有絶漠出塞之雄尊拳毒手以為嬉長槍大劒而為功董聯矛之短諷翊賦槊之微工不聞草盾之幕能淬毛錐之鋒哀此老於廣莫之場作是公於大荒之東疇賞心於片言喚寤俗於爭聲跫足音於空谷震遠派於焦桐伸九泉不曲之氣激萬籟不摇之衷遂有勲於茲土以大庇其厥宗耿光隆隆頌聲渢渢謖謖其巔巖巖其躬使一丘一壑之春一偏一曲之封或膏或肪之巳秋或鬱或窣之末冬皆領畧

於晏歲均膝行其下風何千古之埋瘞靡片刻之笙鏞

信明時之稔待偶逋客之相逢援狸膏而一寫駭鼉鼓

之三通追去來於俛仰惜盼睞之倥偬乃陰鏤其肺肝

尚鄙憶其悍鬆庶英游之物色以髣髴其清丰於是張

璪董元畢宏闗仝挾以營丘掖之龜蒙點拂郭熙鋪敷

盧鴻或貽怪松石或尖巉松峯或倜儻權奇或張皇瓌

瓏交售其伎輒虞其中如綃墨之有知搶虗公其誰從

枝不殘於霜妃之慘慄膚不撓於土伯之瘝痌蔚殊形

與異態盎睟色與天容吾不知十八公為松乎松之為十八公乎抑亡是公而始十八公乎十八公而始亡是公乎是公茫然請問其目客曰木公曾識夢腹魂交形接而兆朕爵綰綬紓而福禄樹偶然而附會筆至此而簡牘名亘古而頌傳姓至今其芬馥昂霄十八自一根矗如三十幅而一其轂重其五而同氣蒖其四而命僕衆稚莫肩庶孽焉續憫血肉之瘡痍恣斧斤之横酷悼無知之氓隷旋不貸於鬼録當陽突兀滿十仍六令呵

護於宛欄以厚完其右族汝詣亮弼汝協穆卜如圭汝
植如弁汝束如䄠汝引如席汝促汝賡汝歌汝啟汝沃
如八元八凱同立於巖廊之上如是其篤誠明允慈惠
恭肅也吾以丁亥之夏經乎房駟之躔調凡嘶鄙谷之
應價下泰燕臺之延歲在庚寅身造上國鐵幡竿睇穹
峙之神皋金浮圖仰中居之帝宅屋廬不勝其鱗次而
喧閬每訝其迫曠冠蓋不勝其肩摩而逼仄長歎其空
闃釜煙半緇化之煤炱桀餜寡鮮嘗之蔴枎三百六旬

之梵唄爭酧竺鉢於絳帽十千一斗之罇罍競瞰樓宮於紫陌吾詢瓌産之棟梁咸曰東林之搜索仍謂夢公於焉琥珀一根容二九之排比傑木挺獨孤之卓特鼻鱗相凑泊而雅號氣類願蹶躋而莫克吾始聽而眉揚驟聆而胷惑足欲舉而虚跰臂欣馳而靡翮巳而歔於識面之達官頤鮮於賞音之重客傳聲於上宰而磨踵引手於名王而加額當時猶謂方仙紫𦧲可以他年不死近在故家赤沙夢澤之南何必孤館青松自以數

日增封遠涉上界白海渾灤之北乾元彌覆十八公坤地不知重幾畫數不我偶志與願違間一歲而壬辰驟驛堠而決歸俄世祖之弓成望橋山而歔欷聖天子改明年之紀楚倌父吏京師之職大德庚子雨霪雨歲連三暑之熇毒賦桑乾之式微壬辰之秋金蓮頓稀菊有黃花淒其紵衣遂私覿之計懇嚋分攜之涕揮方是時也商琯漸高姬紈勿御鷁鵃言旋鼪鼠相呴拉遝入衛蘋婆留戍駕鶩有越境之勞螺蜂無出疆之懼木皮艪

三寸之𩊰颸堠告九分之遽緣是指涼亭順霜序昕闕
掣晴嶺翥廷危别兩駼馭樓蟾五鳳之翩翻闆聳五龍
之箕踞棕孳幄殿而軒邃檜並苑牆而容與黑山一帶
丘嶙螢炷神掄一障哥鬼厖覷怏悒遹而跌宕迂岑寂
覩而娟好拒鴻荒而下德力難喻禹貢之外聲文聊趣
估方砮㯳而更騎襆脱單持而罕屨訛話言則委性命
於舌人困偵候則假隧蹊於辦豎歌呼莫非留犁䕫畔
之循習卧起盡是卓歇圖中之家具休談伊吾邏迻之

寒温奚異教勒皋蘭之完聚人生久知老會至之期容路恰到始欲愁之處攢數纖枊不復能樹圈則盈握戹然稚孺條如折根皅稍墜絮截長滑箭伐短怯筋犎牛過之舐葉而駝首昂脣掀甘劇飯茹匪餞匪糧疾運猶飫煨麩絨啄日月云屢偉哉造物鎔范陶鑄痛節所餐料細蓄鉅道旁之戹饕餮其庶頑軀醜狀詘曲蹲踞負戴不背秤力乃去彼楊奚辜而此值遇荒涼僻左憐爾根據地無荊榛山無栝桃澤有鷗鳧陂有鶗鴂来趾絶

踪介扉劬辛蓬吹磔嘘目愕其眴湓徑迸響將前復踐
低舞韋裳擁氈推輪一擯一轅百車轔轔銜尾牽連弗
摧其軺命縶隻婦驅羝逐羥層溪遥紆淺殆没膝急澍
晷刻暴漲尋尺樸陋避磧舟檝罔識亂流而渡鞍影翼
翼暫免濡首裾襦盡濕平房無脊𡌿土代甓上雨豆漏
塊封如窒其顛雞犬寢處行立青莎芊綿霖久逾碧循
檐至末繚繞無極朔飆驚砂馬腹輒埋豈但眯睫拂塵
曳紫晝黰於墨曉昏共霾酷擊虐排糠簸粃從蒼蒼茫

氾依水戀草毦帳撒星絺繪文藻獵飛射走喜壯惡老醍醠搜攪誇美詫好巴糜混酪旋啜旋飽春和則露駁原沍臘窖則氷杈澗聲休涼則陽坡下程守凍則陰岑上營天窗騰而頂暢顱亮地錐銳而條縻緪縈午曦斜而東箔撤蔽朝旭謦而西檽透明綠芳謝而雲散霧失繡韜恍而川包壤并左褰帷而下客旅進右推幕而貴人步鐙溝潦盈而雀候蛙伺郊轂剔而獾息貉烹蹄噭登而駒孔迅躍蹻猞熟而雛哇狎迎骨傲骨兆而卦灼

俱驗髭人髭來而辟懸若生至若王家戚姻主壻舅甥貫莫與京富不可名爾嬪爾娟悉媌悉娙笄玉步摇袍金織成衣袙服而綃㲉縮宮韠而黜呈帽妥鬟而引翠珥充耳而垂瓔媵俛眉而擣練裂帛嬰擁髻而易棚替袵盤飧豐而鑽指剟笋衱袒却而襟肌褪瓊或簪烘霽之罌粟或戴凝霜之菊英或工篝火之艷握或拙背釭之懶情或額黃而殘照衫抹或顰黛而修巒溥横或朶腮而柱倚矄盻或耦腕而榻敧宿酲或悲歌而鉛漬温

桄或醉舞而袖黏溢骫琲璣輸渤海之囊琛責發崑崙之籯羽翎來鴈鴈之島組織出鷓鷓之城寸珠而早千駟之贈片球而鼓十眉之爭厥有斷勒弊鷓貿軿敗頓撇捩蹀躞襤褸轣轆娣姑罩笥娌妯踈篦相忘麻縷底訐羅縠首無釵澤衣不湯沭媼承筐而草炭俛拾兒掉鞅而竹弓能鏃徙與薪而街鬻樵爨撈金巖而市煤蔬敉雙屐唱而德色紉補五漿饋而撐腸稼穀征夫遠而疲繭糗糒寒閨嬾而凋殘脯盞槖温於尾扇之遺粒棗

貿於鞍峯之落毛鐙鳴於妖魅之憑現輞痊於冥昏之絺交葺筋貫於貸線之錐札勁草熟於敵硝之木刀韇磬幕於積臟之覆袂匃饡嘬於中刳之腐槽羣山一縞而恳厚膚於湮臬填窟之委積萬籟一噫而壅酸鼻於達瞑違昕之怒號沙蔥可以蕩氛鶩天十萬里俱忘竺嶺之鋤剗澤蒜可以却穢龍方三十首不必巴江之燼炮末地椒而為太羹之和悤紛紜蠅翅之染指擷野韭而為異味之助任逼迮饞腸之獻嘲縺糊綾樂而侈銅

熏紫赤之麩鹽楮鏤危染而銜綺錯鉛丹之蠟苞嗚呼
汰畜異逵隘舒殊室著焦蒿頳啼慣枯於一鼠之剖割
珂華珮璨歌促蹈於壘駒之滋息憶蔡姬十八拍是增
世間兒女子之悲恨望松樹十八公何羨天下宰輔魁
之屹植甫炭窑之館轒軿幸濆濼之郛未及吾尚尤二
九餘之蟠根猶更隔尺五天之一壁也九月垂盡客還
應昌一再老公徘徊徜徉循十日之故步鷺九迴之痛
腸灘乾積枯風仆雪僵凍頰銛利瘃肌刺芒項自倔强

嚚彊昂藏又如狐趙諸人皆足以相國其徼福於歲寒之後殊未免相從於艱難險阻之疆豈比夫平原十九人之碌碌亦復闒然不能自滿於吾今日十八公之堂也爾其鶻巢以為宅黿穴以為家澒洞砰轟泓坳谽谺傾輩流於往昔絶儷匹於幽遐空載籍之閒見慰睫眉之咄嗟梁之則明堂極楠撐之則太極棠棣棟之則林光崛奇柱之則温室高華甘棄遺於度外頻契闊於天涯倢閒不稽之誕譎無證之奇衺揮斥日月擠排煙

霞棗並海而如瓜米擲地而成砂朔三度而偷桃蹻萬里而浮槎鱗方仙之騎竹匏瑞佛之杯茶年運而往物深而佳獨是公之傲睨宛若士之修姱揖德雲於妙峯拜老子於流沙蓋於吾其臭味兼不知其疵瑕心轉老而轉親歲飽歷而飽涉儘海榴之燠燕從宛杏之媒蝶貫四時而青青肯一飼其熠熠善乎諸葛孔明之言曰温不增華寒不改葉夫然故受任乎艱危成功於蹉跌寧一利而一鈍遽乍涼而乍熱鐵石可裂意氣不折茍

時情之好乖忍中道而求訣償遠遊之願望探造物之奇絕縱四世而五公雖對峙而並列請從此而歃盟要誓言於生別他日十八公恵然入夢於海粟道人曰吾居龍鍾之鄉蠖蟲之濱其寢貛欲而飯麋膚也不自知其幾絳縣老人甲子之旬矣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猶夫天雞失旦於若木之不得晨也雖然有一於此孤棘抵壁門槐吐茵金貂效犨鍋狗厭陳吾安能從四表八荒之外旅進咸陽之市以自鬻其希世之珍乎海粟道

人久忘形於寤寐猶劇口其嶙峋既見既覿不淄不磷
悵班荆之衷猶浩蟠木之輪囷夫事不身履目見而臆
决其是非物不心計智較而懸斷其無因持頃刻之舜
榮嗤八千之大椿殆典論之火浣将改評於謬詢吾方
少女其桑此君其筠六荷郎之屏腴千橘奴其食貧稍
五柳其倦軀益九蒲其仙身吾尚友古人於不争春風
之頂顛又孰與十八公之為靈乎哉吾於是號九垠叫
大鈞河捲嶽迴川吟谷呻嘘暝鏧於久灰吹綠波於既

歷繪精靈於蟄埴借雨露於通津捋怒鬚於晝虎晞衝髮於朝麟西礬瓜涼南飆甌閩北毦很胥之顏東筏駟望之湑儻有物之或雙化予尻以為輪孰忖孰量孰喜孰嗔長或續之或者認以為有餘之鳧脛短或截之或者又以為不足之猩脣公乎公乎其幸而十八公也吾願其半雲臺三十六之席其不幸而忘其兩公也吾不願其垂太和十六子之紳有崛其芽膏完澤匀挺膚寸於爨餘賴不摧而為新即敊斤而生息終鑱螿之遊巡

悲二仲之求羊感九方之皐歎年願共睎道撰適均五
侯却而莫前四輔擯而難賓奬穹壤而無儔極舟車而
靡鄰觸磕地維歎揚天民恣肆矍鑠婆娑欠伸咄經邦
經國之遠臣奚主林主樹之能神摯壤老人之經世曰
生一一之物所以當兆兆之物生一一之人所以當兆
兆之人允聖世之瑰材儼熙朝之選掄表后王之嘉植
扶光景而常新匪弔古而為文畫按圖而寫真如令模
索當世並樅檜栝栢而馳之俱未若髯之逸羣絶倫也

雙松賦

明　王鏊

鬱雙松之並峙兮一不知其封殖之歲年幹輪囷而磊砢兮文章錯而斑斕蒼虬拏空以騰上兮驚螭躩地以屈蟠萬木凌冬而僵死兮獨青青其不刊似端人義士之立朝兮正色儼然曾不可乎犯干彼幽人之何知兮日坐對而盤桓朝予儀其挺直兮夕予挹其清寒固非藍田之棄丞兮抑豈華陽之真官願千秋以相保兮歷氷霜於歲殘使明堂大廈之棄遺兮非予心之所患

松柏賦

晉　左九嬪

何奇樹之英蔚託峻岳之嵯峨被玄澗之逶迤帶綠水之素波布秀葉之葱蒨列踈實之離離馥幽藹而承馨紛熻熠以披離赤松遊其下而得道丈賓餐其實而長生詩人歌其榮蔚齊南山以永寧

松栢有心賦以君子得禮歲寒不變為韻

唐　上官遜

觀卉木之庶類而松柏之異羣冒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挺千尺而恒冒雪凌雲抗高標於物外遠卑冗於代紛

其餘則直其理則文驗受命於方地信無奇於此君於是截離風霜多歷年紀持本性而常茂抱幽貞而獨美太華之上森森映仙堂之峰台嶺之傍落落蔭靈溪之水經冬不改憐江南之竹箭乘春暫榮笑東園之桃李故見稱於前聖喻德於君子夫其勁節可佳明心不忒實繁衆類生我邦國故將枝葉無隔於心源豈同橘柚有限於南北錯萬物以為佐求其族而始得是以後凋之義久不刊於魯經有心之言永昭著於戴禮吉士遠

託或亭亭於嶺上山岀乍凌時欝欝於澗底雖彼此殊
軌而榮華一體若乃背徂年當芳歲林烟乍卷秋雨時
霽仙侶或遊隐淪常憇莫不對偃盖以瀟洒仰仙雲而
摇曳惕方外之遐遊滌樊籠之流滞若乃幽澗之側髙
岫之端葉離離而日来冬暖枝梢梢而風至夏寒不以
無人而不秀又同美乎芳蘭至若大厦方構長材是求
諸穀澤訪陵丘遠近必度大小所謀有斯木之特達惟
工倕而擇不重曰歲聿云暮兮何木不變惟松柏兮凌

霜蔥蒨儻有心之可嘉期君子之一眄

道觀内柏樹賦有序

唐　魏徵

玄壇内有柏樹焉封植營護幾乎二紀枝幹扶踈不過數尺籠於衆草之中覆乎叢棘之下雖磊落節目不改本性然而翳薈蒙蘢莫能自申達也惜其不生高峯臨絶壑籠日月帶雲霞而與夫擁腫之徒雜糅茲地此豈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哉有感於懷喟然而賦其詞曰

覽大鈞之播化察草木之殊類雨露清而並榮霜雪茫而俱悴唯九九之庭栢稟自然而醇粹涉青陽不增其華歷玄英不減其翠原斯木之攸挺植新甫之高岑干霄漢以上秀絶無地而下臨籠日月以散彩俯雲霞而結陰邁千祀而逾茂秉四時而一心靈根再徙茲庭爰植高節未彰貞心誰識既雜沓乎衆草又蕪没乎叢棘匪王孫之見知志耿介其何極若乃春風起於蘋末美景麗乎中園水含苔於曲浦草鋪露於平原成蹊花亂

幽谷鬬喧徒耿然而自撫謝桃李而無言至於日窮於紀歲云暮止飄蓬亂驚愁雲疊起氷凝無際雪飛千里顧衆類之颯然鬱亭亭而孤峙貫不移於本性方有儷於君子聊染翰以寄懷庶無虧於善始

四柏賦 有序

宋 鄒浩

廣陵學官聽嘗為夫子廟今所居之堂即其殿也庭植四柏皆凜凜合抱愛之而賦云

瞻廣陵之寂歴兮直高堂之崢嶸雜蔓草以如拭兮偉

四柏之亭亭葉委盖以固覆兮榦聳岸而上征根盤薄而石老兮皮皴散以龍驚儼相揖以成列兮何意氣之不可陵豈商山逸叟見邀於子房兮將以翼儲君而經營抑康廬勝友自得於蓮社兮方且傲當世而潔清想昔日之巍然廣殿兮對先聖以交榮如子路冉有公西華之侍坐兮垂紳端拱各抒其素志之誠嗚呼余德至陋繆膺教職獲與栢而相值如親炙夫盛德講習之餘將迎之隙既弗嗜於杯盤又兼忘於射奕必往來栢陰

吟哦其側綿日月以居多豁聰明而有得其朝暮也譪瑞露以冥冥駐歸雲而凝碧其四時也謝羣芳之爭妍憩薰風而暑釋篩蟾光之十分封雪霜而玉皪若乃瓊花兮一本芍藥兮千畦蕙蘭馥郁乎亭檻錦綺焜煌乎塗泥上由刺史爰逮黔黎咸擇地而置酒紛踵繼以車馳曾此柏之不顧兮其青青固自若也豈以此自少而遂衰及夫時運遄往木帝無為驟雨滂沱以滌蕩狂飈奔騰而折摧昔蕃鮮兮何在今寂寞兮空枝使當年之

好事悰搔首以興悲獨此柏之不變兮其青青固自若也亦豈以此自多而增奇嗚呼柏之所以為柏兮其常德若茲僕幸得之而深兮勝老馬以為師允蹈賢聖所期於學者死而後已兮肯以窮達異其毫釐庶幾無愧乎柏之常德兮不為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

柳柏賦 有序

唐 李德裕

夫受天地之正氣者惟松柏而已故聖人稱其有心美其後凋豈無他木莫可儔匹余嘗嘆柏之為物貞者有

餘而華滋不足徒植於精舍列於幽庭不得處園池之中與松竹相映獨此郡有柳栢風姿濯濯宛若蒹楊而冒霜停雪四時不改斯得謂之具美矣惜其生於遐遠人罕知之偶為此賦以貽親友

惟天地之生物均覆載而不私雖草木之殊性皆榮落之有時感松栢兮自得經隆冬兮乃知常集霰於窮節秉心終而不移觀夫竹嬋娟以挺秀松英茂以含滋可蔭蔚於臺榭故封植於園池嗟緑柏之貞苦爰自託乎

幽峌或森森於寒壑或蕭蕭於神祠何炎徼之僻陋或
珍木而在玆齊芉蔚於蘭茖儷真芳於桂枝遠而象之
聳翰參差凝翠旌之陸離迫而翫之布葉低垂若孔葢
之葳蕤又似翠列巢以羣棲鸞奮翼而來儀含輕煙於
夕景泫零露於朝曦逺秋實之蕃衍綴青珠以纍纍嗟
乎材不可倫人亦如此斯子張之容雖盛柳惠之貞則
虧有長孺之正色無思曼之風姿歎此物之具美以幽
深而見遺非金瑶林於壓外方玉樹於前墀望舊國兮

無際思故人兮未期曾不得倚樹而泛瑤瑟攀條而獻

蘭危慨路遠而莫致抑毫端而孔悲顧謂稚子起為謠

曰楚山側兮湘水源美斯柏兮託幽根條揔翠兮冬轉

茂實垂珠兮秋始蕃彼變化兮不測焉知非張緒之精

魂